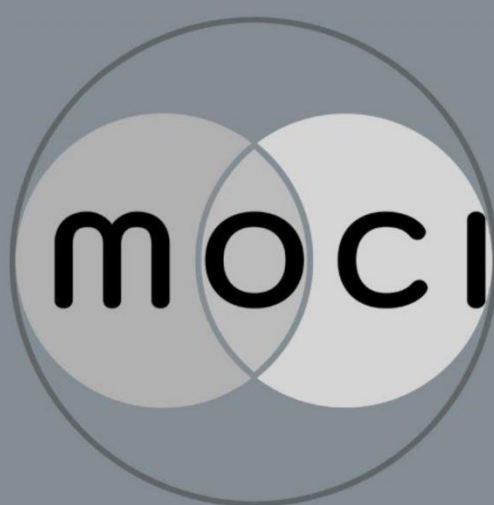


西塔拉与山狮



詹姆斯·玛呼 著 | 故事2：第3集

Z.S.I.G.P 译

www.mocilife.cn

MOCI.life

《西塔拉与山狮》

故事 2: 第 3 集

詹姆斯.玛呼 著于 2023 年

所有艺术作品均出自詹姆斯.玛呼

译者 Z.SI.GP & Nie

英文站: MOCI.life

中文站: mocliflife.cn

英文站: JamesMahu.com

中文站: JamesMahu.com.com

英文站: SovereignIntegral.org

中文站: SovereignIntegral.cn

英文站: WingMakers.com

中文站之一: WingMakers.com.cn

免费有声读物

英文版请访问 MOCI.life

中文版请访问 mocliflife.cn

英文版:1.0

译文版: 1.4

版权所有:知识共享



知识共享 BY-NC-ND: 本许可容许使用者在保证著作权归属作者前提下，基于非商业目的且无篡改地以任何媒体及格式复制和分发该作品。

知识共享 BY-NC-ND 包括如下要素：

BY (署名) ：署名必须归于作者

NC (非商业用途) ：只允许本作品的非商业用途

ND (禁止演绎) ：不容许本作品的衍生品或改编

西塔拉与山狮

故事 2: 第 3 集

随着他们的临近，暗淡的光变成了跃动的篝火，火花和火光投射向了所有方向，照亮了目光所及的一切。如果说火焰能够舞蹈，那就是这样的火焰——几乎与人同高。

男子转过身来，朝向百码之外的同伴。“我先去通知他们，我们带来了一位客人。我不想有任何意外。我们的族人从没见过外人出现在这里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……从未发生过。最好是先通知他们，确保他们知道你为何来这儿。”

“我从未意欲侵扰。”访客微微鞠躬道。

“他们会理解的。”男子说道。“只是走个程序。我会给你信号，告诉你可以接近了。”

“这些是你的族人吗？”访客低声地向身前驾驭骆驼的女子问道。

“他们是亲戚。我们有共同的祖先。一百年前，我们分成了 2 支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领地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，随着各自的扩张，我们变得越发独立。偶尔，节日会将我们团聚在一起，但一年几次的团聚并不足以保持我们……的完全信任。”

“嗯……”访客喃喃道。“你们敬爱的导师，西塔拉，属于这个部落而非你们部落，技术上讲是这样吧？”她的话语更像陈述而非问题。“为什么你们需要扩大领地？”

“实际上是为了柴火。我们需要深入高地，收集柴火用于做饭和取暖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她们注视着男子接近营地，两个男人提着步枪走了出来。距离太远，无法听到他们的对话，但其语气只能被形容为：例行公事。没有友好的大笑。

不久之后，男子回转身，驾着骆驼小跑回来。当靠得足够近时，他拉紧缰绳，停下来。“他们想见你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一起去吗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不。”男子摇了摇头。“他们只想见你，只是你。”

“理由是什么？”

“他们非常严密地保护着他们的老师，甚至不想让陌生人知道西塔拉的存在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是一个秘密。对我们而言……并不那么是。”他微笑着从驼背上滑下，指挥它跪在地上。“你可以骑我的骆驼。”

“我从未独自骑过骆驼。”

“‘琥珀’认识路。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坐着……*安静地*。余下的就交给她。”

“是的，我懂了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只是告诉你，以便你知道我的经验水平是零。”

“我猜也是这样。”男子窃笑道。

访客滑下了自己的骆驼，爬到‘琥珀’背上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

来到近处，访客注意到三个人正等候着接待自己。当距离二十米时，他们停止了彼此间的谈话，肃穆而立。这些人的穿着也跟她的旅伴不太一样。走到他们跟前，‘琥珀’微微抖了抖肩头，发出轻柔的咕噜声。访客松开了缰绳，接待者的其中一个男人抓过缰绳，牵引‘琥珀’跪到地上，方便访客滑下驼背，落脚到台阶上，那是岩石和压实的沙土混合而成的。

一个戴着兜帽的高个女人走上前来。“我是西塔拉。要见我的就是你吗？”

她张开双臂说道。“在这里？在这深漠星空之下？”

访客回头望向身后。“应我新朋友的邀请，我来到了这里。”

“他们说您是一位动物交谈者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也是，不过，我们抓到了一只山狮，他却对我一言不发。你愿意跟他聊聊吗……至少试试？”

访客点了点头，西塔拉微微鞠躬，露出浅浅的微笑。

“好，跟我来。”西塔拉说着大步走开，如同一个肩负使命的人。

“你们怎么抓到他的？”访客小跑着追上她，问道。

“他掉进了我们挖的陷阱，被我们用厚网罩住。他跑不出来，所以不用担心。”

“他安全吗？”

“山狮吗？”

访客点了点头。“是的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安全。”看上去西塔拉异常惊讶于访客的问题。

这么默默地走了一段，两个女人仿佛身在各自的世界里，但又试图找到一条道路通向对方。

“我从未见到别的动物交谈者。”西塔拉说道。“拥有共同点是件好事，因为现在，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信任彼此。”

“你觉得山狮为什么不肯跟你交谈？”

“或许是因为，这头山狮明白，如果他们来抢夺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会杀死他们。”西塔拉答道。

“他们抢夺了你们的食物吗？”

“我认为我们在他未遂前就抓住了他。”

这个营地比访客预想的大得多。大型帐篷四散在每个方向。

“你们这儿有多少人？”

“这里，这个营地，嗯，大约 120 人，具体则取决于季节。”

“水和食物，从哪里来？”

“在这片沙漠，食物和水足够养活我们族人，但没有多余的，”她点着头以示强调。“不过，如果你真是动物交谈者，我们会非常开心地欢迎你的加入。”

“你是说留下？”

“只要你愿意，”西塔拉说道。

“嗯……”

她们继续前行，西塔拉始终领先一米，带路走向山狮陷阱。“到达那里后，你想让我对山狮说些什么？”

“告诉他，我们的食物不是他的食物。如果他想要吃掉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将别无选择，只能杀死他。”

访客震惊地盯着这位新款待者。“你一位动物交谈者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”

“我将我的族人视为最优先项。山狮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当食物供给如此紧张，我无法兼顾双方。”

“那山狮又应该吃什么？”

一声低吼从远处传来。她们很接近了。

“兔子、老鼠、鹿、鸟，他们有丰富的食物。不过比起山羊，那些更难捕捉。鹿会容易捕捉些，但它们提供的肉质和数量都不及山羊。”西塔拉停下来，转向

访客。“山羊是一顿盛宴，兔子只是一顿便餐。捕捉兔子耗费的能量只有通过消化兔子来补充。我们的山羊则是更方便的猎物，会提供 1 到 2 周的能量。这就是区别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两个男人手持步枪，坐在陷阱旁，看到女人们走近，起身站了起来。

“告诉他离开我们的领地，否则我们将射杀他。”

“我不会这么说。”

西塔拉再次停步转身，双手叉腰说道。“那你打算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会问些问题，然后看看他的回答会引发我说些什么。”

“是的，好吧，但请记住，山狮能在短短几秒钟内杀死一个人类。他们不该被视同人类对待。它们是凶残的杀手，因为生存要求它们如此。所以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将它们视为敌人和竞争者。即便我不想杀死它们，我部落中也有一百个人宁愿它们灭绝，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食物供给的缩减，也不必担心我们的孩子离开营地太远。”她顿了顿，虚起眼睛看向访客。“对我们来说，这可不是一种抽象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访客点了点头。“这是你们的世界，而我只是客人。你在要求我帮助，即便身在你们的世界，当你寻求我的帮助，我依然有义务遵从我的良心，我的道德感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我理解你面临的两难，”西塔拉说道，“而你甚至还没跟我们好斗的山狮聊聊。”她窃笑着前行了几步，来到陷阱坑口前。

陷阱上覆盖着一张手工编织的粗绳网。坑口往下几英尺处的坑壁上插着一些木棍，削尖的头部指向下方，这使得攀爬坑壁即便不致命，也非常危险。阱坑深

约四米，访客能够看到有什么正在下面来回踱着步，光线太暗，只能看到一团蒸汽般的影子，翻滚着如同愤怒的云。

访客看向西塔拉。“我需要你和警卫们离开。”

“不，”西塔拉说道。“我会留在这里。”她看向警卫，无声地点了点头。他们就离开了。

西塔拉坐到地上，一动不动如同固定的物件。

“你比我想象的更为年轻，”访客说道。

“好吧，我会把这当作夸奖。”

“我在和山狮说话……”访客似笑非笑地说道。

“啊，幽默感，我很欣赏。我的族人是非常严肃的人。在沙漠中生存，他们不得不如此。幽默并非我们的强项。所以你必须原谅我，因为我缺少训练。”

“我还以为，作为老师，你的族人会崇敬你？但听起来你对他们几乎未产生影响。”访客评论道。

西塔拉想说些什么，但被突如其来的声响打断了，那是山狮突然爆发出一声强有力的吼声。阱坑消化了大部分声音，但依然足够洪亮，足以证明下方的“影子”不止是个实体，还非常强大，十分可能还异常地愤怒。

“我要开始了，”访客说道。“请闭上双眼，为着全体相关方，想象一个和平解决方案。当我说‘全体’时，我指的真的是‘全体’。”

西塔拉抬头看了看依然站立着的访客，然后闭上眼睛，低下了头。访客向阱坑的远端走去，坑口约莫三米宽，略呈圆形，看上去如同瞳孔，向上凝望着天空。

访客弯下腰，捡起一个奶油色的物件。“这是什么？”

西塔拉睁开眼睛。“某种动物的骨头。我们挖掘阱坑时发现了它们。我们总

是将它们留在坑口边——无论发现了什么。”

“这是山狮的。”

西塔拉微笑道。“啊，你还会看骨头……”

访客沉默了一会儿，看上去正在调频进什么，同时，她围着阱坑绕行起来，走得非常缓慢，如履如临。“你是一头山狮，被困在沙漠中的陷阱里。我是一个人类，刚刚来到沙漠。我深深地敬重你。我希望视你为朋友，也成为你的朋友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们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。我在这里是代表困住你的人们来提供帮助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他们的走卒，”山狮开口道，但只有访客能够听见。

“为什么你会来这里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这些人杀死了我的伴侣。就在这里，这个囚禁我的坑里。”山狮抬起头来。

“你现在正握着她的锁骨，”他的声音在微微地颤抖。

访客将手中的骨头握得更紧。

“我来这儿是哀悼她，而非报复，也不是为了食物。”山狮说道，他的声音由冰融化成了水。“我还未准备好离开这个地方，而且我知道，我的复仇只会导致我的死亡。”

“他们害怕你会夺走他们的食物。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食物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数量太多。”

“不，那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刚好就该这么多。他们只是必须对彼此负责，保护食物和饮水。他们就和你一样，是智能的存在。”

“我不是来偷取他们食物的。”山狮继续踱着步，偶尔抬起头瞥上一眼访客。

“你的伴侣什么时候死去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回答，自从他们杀死她，大概过去 5 次满月了。”

“而你依然在哀痛？”

“我有的是时间。”

山狮终于停住脚步，坐了下来。

“你想要他们做些什么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嗯，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……放我走。”

访客转向身后。“你能看到我的手臂吗？你能看到它指向的方向吗？”

山狮向后退行，直至触到坑壁。“是的，我能看到。”

“我指向的地方，步行大约五个小时路程。那里有一头母狮，住在一片突岩上。她也失去了伴侣，不过，不同于你，她并不清楚原因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如果我放你离开，你可以去往那里，并永远不再来这个地方吗？”

“我很乐意去那里。”

“……并且永远不再来这个地方？”访客重复道，语气略显阴沉。

“永远是很长的时间，”山狮含糊地答道。

“既不短也不长。它意味着‘绝对’。”访客说道。

“好吧，我无法给出绝对的答案，但我一定会尽我全部的努力避开这个地方。

事实证明，这里对我的身体和情感安康都是可怕的。

访客保持着沉默。

狮子又站起身来，踱起了步子。“所以，你又怎么知道，一头母狮住在距离五小时路程的地方……还是那个具体的方位？”

“我和她聊过天，就像现在跟你这样。”

"多久之前？"

"大约 6 小时前。"

"嗯，好吧，我同意你提出的‘绝对’，但这些人类必须远离你提到的那个区域。协议必须是相互的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出现任何变故而造成麻烦。如果他们的牧羊人进入我的听力范围，那么‘绝对’将不再被遵守。这是带有条件的相互间的‘绝对’。但我认为你无法代替这些人类表态。对吗？"

"你的要求看上去很公平。让我问问他们的一位领导人。我很快就回来。"

"我会.....等待....."狮子哀伤地说道，在黑洞洞的深坑地面趴下身来。

访客睁开双眼。她的位置几乎就在西塔拉的正对面。她清了清嗓子。"西塔拉？"

西塔拉掀开眼帘，看进访客的眼睛里。

"我已经谈成了一个协议，"访客说。

"好极了。那么告诉我，什么协议？"西塔拉问道。

"狮子会离开，并永远不再回来。"

"他会去哪儿？"

"去那个方向，骑骆驼需要 5 个小时——"

"‘突岩地’....."西塔拉说道。

访客点了点头。

"我们对那个地方怀有巨大的崇敬。"

"为什么？"

"那是我们的圣地之一。那里一些岩石的形态看起来就像人类。自时间之始，我们族人就一直在拜访那里。"

"他要求协议是相互尊重的。如果他撤退到‘突岩地’，他认为你们也应该永远不冒险前往那里。这样，就不会再出现任何的变故。

西塔拉长叹了一口气。"我无法替代我的族人表态，但我认为这些是不可接受的条款。我很抱歉。"

"怎样才能让这些条款变得可接受？"访客问。

"它需要允许我们拜访，或许是在特定时间，例如，我们族人能够在月圆夜去拜访。

"那牧羊人呢？"

"那里不是放牧绵羊或山羊的地方。我们会同意永远不在那个区域放牧。"

访客闭上眼睛，竖起食指。"稍等....."

"我回来了，"访客对狮子道。"那个地点是这些人的圣地。他们不会放弃访问该地区的权利"。

"那我们就陷入了僵局。"山狮的声音遥远得如同一个绝望的人。"也许，如果他们拜访集中在特定时间.....比如....."

"月圆周期？"访客插话道。

"是的，那可能行得通。"

"而且不放牧。"山狮突然补充道。"牧羊人和羊群必须待在我们的听觉范围之外。"

"明白。"访客点点头。"我马上回来。"

访客睁开眼睛，发现西塔拉正站在自己身旁，低头望着山狮。"我们达成协议了吗？我能得到你的保证，现在就释放他吗？"

"他同意我们在满月期间访问？"

“是的。”

西塔拉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看上去是对下方的山狮说道。“我保证。”

访客再次闭上眼睛。“我们达成协议了，我的朋友。我们将释放你，请保持耐心。”

“你们现在就释放我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，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将你从坑里弄出来。保持耐心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访客睁开眼睛。“我们应该把警卫叫回来吗？”

“这取决于你想要多快让他自由？”

“尽我们所能的快。”

西塔拉立刻趴到地上，十分费力地扭动起一根伸出坑壁的锐利木棍，山狮在下方注视着，知道她正在做什么。访客也加入了她。

“我会按这个方向推进，”访客指着逆时针方向说道。

“只需要拔掉一半，”西塔拉说道。

几分钟后，一半木棍被移除，两个女人往后退去。

“你确定现在这样，他就能爬出来？”

“你不了解山狮，而我了解他们”西塔拉咯咯笑道。“他会出来的。”

片刻之后，山狮就费力地爬出了阱坑，然后转换成坐姿，面朝着五米外的两个女人。

访客闭上眼睛。“你可以自由地离开了。”她再次指向突岩的方向。

“在离开前，我想跟这个人类说句话。她是负责人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访客点点头。“她也是动物交谈者，你可以直接跟她对话。”

“不，我只是想看到她亲自承认我们的协议。问她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然后我会看着她，点头表示同意，摇头表示不同意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你的问题是什么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你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意志吗？”

“这是一个好问题，我来问她。”

访客睁开眼睛，转向西塔拉。“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想让你点头表示‘是’，摇头表示‘否’。”

“好的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”西塔拉问道。

“你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意志吗？”

山狮注意到，西塔拉的脸微微皱起，推测她陷入了思绪中。这时，非常缓慢地，西塔拉的头开始上下点动，每点一次就加快一些。西塔拉凝视进山狮的眼睛，一个微笑蔓延过她的脸，一滴眼泪随之落下。伴随着这一切，山狮转过身，向着新家园和新伴侣的方向走去。

西塔拉恸哭起来。访客搂住她的肩膀。“你为什么哭泣？”

“他知道他的伴侣是因为我被杀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这么做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她攻击了我们牧羊人的一只山羊……所以我们制造了这个阱坑捕捉她。当她被抓住，我的族人强烈地要求，这只母狮必须被杀死，因为她只会将更多山狮带入我们的领地。”

“那你捕捉她时原本的计划是什么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我计划将她饿到屈服，再以食物引诱她进入一个笼子，然后用小拖车将她运送到一个永远不会再有交集的遥远地方。我发誓，这就是我计划的全部，可是，

我的族人坚持认为，对于意欲偷取我们食物的山狮来说，这个计划太过麻烦。”

西塔拉停下来，抹掉眼泪。“我本可以说服他们释放她，但我没有抗争。我害怕，如果这么做，他们会疏远我。所以，我愚蠢地屈服于他们，从那以后，我每一天都感觉到内疚。”

“你又怎么知道，他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因为他拒绝跟我对话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无法听懂他，或是他不能听懂你？”

“他听得懂我的话，只是拒绝跟我交谈。”

“他告诉你的？”访客以全新的情感强度问道。“他拒绝跟你对话？”

西塔拉点了点头。“他要求我立即走开，而我告诉了他我刚告诉你的故事。”

访客退后了些，注视着西塔拉的脸。他们距离营地边缘约一百米。在 2 个女人的头顶之上，‘黑暗’不断地被深不可测的遥远星光阻断着，让她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彼此。

“你是真地在伤心，还是内疚在寻求解脱？”

西塔拉抬起头，凝视进访客的眼睛。“问出这样的问题，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我。”

“这并非是否足够了解你的问题，问题在于，你是否愿意足够地了解我，从而不再对抗我。”

“将你引介给我的男子，”西塔拉说道，“他跟你只认识了几个小时，可他认为，你是一个我应该见见的人。他作我的学生 26 年了。我信任他，不过，我也信任你。然而，几个小时并不意味着，我也会信任你的这类问题和相应的答案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应该是‘摘去百个面具者’的一员。”

“百个面具？”

“啊，你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……”西塔拉窃窃地笑道，不过访客还是听见了这笑声。

“如果这故事不太长，也许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……”访客点着头坐下来，然后抬头望向西塔拉说道：“请……”

西塔拉坐到了她的旁边。两人面前的这个阱坑，看上去空虚而孤寂，不久前，一只山狮才从里面爬出，那威严的临在性依旧以某种方式萦绕在这里。

“百个面具”，西塔拉开口道，“讲的是一个注定会继承王位的王子的故事。这位王子是一个善良的灵魂。强大又宽容。聪明又敞开。强壮又敏感。所有这些你希望在一个国王身上……事实上是在任何人身上……找到的品质。”她停下来，瞥了眼闭眼聆听的访客。

“我在听。”访客感觉到了西塔拉的目光，宣布道。

“这位王子太过善良，并不适合当国王。毕竟，他们不是生活在乌托邦。还存在着其他充满野心的国家，渴望统治整个世界，其中一些就跟他们国家接壤。

“王子的父亲日渐衰老，最终被疾病带入了坟墓。父亲临终前的指示之一就是让王子多多寻求他的‘顾问’，也是他最智慧的助手的建议。‘顾问’是隐藏于王座背后的势力，皇室家族的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，甚至仆人们也知道。

“‘顾问’预见到战争正在酝酿中，于是迅速地向王子靠拢。他告诉王子应该会见敌对邻国的国王，并向他们透露：几个月甚至几周内，自己就会成为新国王；自己和他们一样足智多谋；而且还拥有更为强大的资源、技术和高层朋友。

“为了让王子实施该计划，‘顾问’认为王子在访问邻国领土时应该戴上面

具。‘顾问’向王子解释道，他的外貌会暴露出他过于善良和温和。邻国国王会看到他的弱点，等他父亲一去世就会发动攻击。如此一来，‘顾问’说服王子戴上了面具。这些面具还有一个作用，让王子做客领国皇室时，无法吃喝。于是，就不可能被下毒。

“这样，王子戴上了‘顾问’建议的面具，”西塔拉继续说道。“每次会见某人时，他都会戴上不同的面具。可是，他的皇家面具制作师却效忠于‘顾问’。

‘顾问’会吩咐面具制作师，他想让某个面具呈现哪类表情。表情会存在微妙的区别，比如，一个面具带着不屑的表情，下一个面具可能带着不祥或游离的表情。

“当王子最终加冕为国王时，他戴上了一副新面具，专为加冕设计。‘顾问’给面具制作师的指示是：*隐隐的轻蔑*。加冕后仅仅第三天，新国王就被发动政变的人杀死了。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，自然地，‘顾问’被要求成为新国王。而‘顾问’则当着所有人民的面，将‘*隐隐的轻蔑*’面具砸得粉碎，并且宣誓，作为新国王，他永远不会再戴上任何面具。人们都为之欢呼雀跃。”

西塔拉停顿了一段时间，聆听着远处营地的声音。有那么一刻，她甚至感觉自己听到了山狮的咆哮声，就响起于他所奔赴方向的纯粹寂静中。

“一个好故事，”访客开口道，同时也睁开了眼睛。“虽然我没能理解我怎么会被看作是那个‘顾问’。”

“在我们族人中间这个故事已经讲述了几个世纪，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除了孩子，没人再讲述这个故事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至少在成年人中，它被简化成了一句话，某人移除了他的‘外在自我’。通常，这个过程只会被保留给最亲密的朋友，有时甚至不会展现给任何人。”

“我不属于这2种情况.....”访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她的话语中拥有一种

能量，如此地微妙，甚至连西塔拉也只能感知到它，却无法定义它。

“你在哭泣，”访客转身面向西塔拉说道。“我将这视为一种邀请。在我的文化中，当某人公开哭泣，这通常是一种呼唤，去移除面具，去迈向亲密……有时候，甚至是在陌生人之间，如果环境合适的话。”

西塔拉快速地瞥了一眼访客，随即将脸转向了星空。“我明白了。你是对的。我感知到，这是一种你在频繁分享出去的状态。”西塔拉微笑道。

“我是对的？”

西塔拉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把这一切都视为‘观点’，仅仅只是观点。任何连接上语言的东西都只是一种观点，仅此而已。观点既非对也非错。它们是不确定的。只有‘事实’才可能有对和错。”

“那什么又是事实？”西塔拉问道。

“压倒性的逻辑。”

“给我举一个例子……”

“假定我们是活着的，假定我们拥有意识，这就是一种压倒性的逻辑。”

“好吧，还有吗？”

“就这样吧，”访客说着站了起来。“我需要回到我的邀请者身边。他们可能正在疑惑我去哪里了。”

“你跟我一起待在这里，距离山狮陷阱几米远，这不是一个事实吗？”西塔拉问道，她似乎还不打算结束掉对话，去找访客的邀请者。

“这是一个‘观点’，”访客说道。

“可我们的意识正在告知我们这个事实，如果‘意识’是一个事实，那么，

就因果关系而言，这个又怎么可能不是事实？”

访客叹了口气，望向了天空。“你看到那颗星星了吗？”访客指着北极星问。

“那颗明亮的？”

“是的，”访客说道。

“它是我们在至暗夜晚的领航者，”西塔拉说。“我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它。”

西塔拉站了起来，伸展着腰身。

访客停顿了一会儿，等待着西塔拉的注意力再次聚拢。“那么就如你知道的，当太阳落山后，北极星的光会帮助我们导航于我们的世界。然而，我可以轻易地跟随星光找到这颗星星，就像我能用它找到来这里的路。我并未跟你一起待在这里。我是……我是存在于我选择存在于的每一个地方。关于‘我每个片刻所在的位置’，并不存在所谓的‘事实’。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基本只是一种表象，就像你故事里的面具。

“我不是这个身体，”访客指着自已继续道。“你可以说，我的人类身体在这里，和你的人类身体在一起，而这些身体恰好在一个空掉的山狮阱坑附近。这就是你能称为‘事实’的部分。不过，没人会这样说话，理由也很充分，这样是迂腐而不切实际的。表达观点则容易得多，这就是它们在功能上的美丽。

“我可能身在监狱，但‘我在监狱’并非一个事实，这是一种观点。这是因为，我们的言语指向的只是表象，不可能代表‘他人的实相’，只可能代表我们自身的实相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必须知道，我们对自身实相的理解也被限制在了表象、希望、梦想、信念、需要、感觉上，而这些全都只是出自我们独有的人类感官的理解。我们的‘人类性’之前从未存在过，也永远不会再存在，而且，如果说我们知道什么的话，上述情况就是我们完全知晓的。基于跟我们‘意识’的

因果关联，上述情况即是一个事实。”

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，西塔拉先开了口，声音轻柔而缥缈。“就在不久前，我觉得自己听到了远方的山狮咆哮……”

“他的生活即将改变——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个”西塔拉插话道，“你是一个‘改变者’。”

“一个什么？”

“一个‘改变者’。‘改变者’非常稀有。他们是改变时空的人。在我们的传说中，我们曾拥有过一位改变者，名叫‘拉索尼亚’。她出现在很久以前，但她是我们的改变者。改变者是大自然的哲学家。这正是你的本质。你会改变你所在的时空，这意味着，任何进入你的轨道的人都会发生改变。他们会追随一条新的轨迹。”

“每个人都在这么做，”访客淡淡地说道。“按照这个定义，每个人都是改变者。”

西塔拉摇起头来。“不，并非每个人。改变者可不仅仅是在改变对象，他们是在对对象进行‘再定向’，这样一来，对象们就能更多地成为他们自己——所有面具之下的那个。‘改变者’不是将事物变得不同或是去符合于什么。他们是在将事物改变得，成为独立个体做回他们自己，一次又一次地。这正是“改变者”这个称号的反讽之处。”

“没有谁真正知道，他人应该怎么做才能更成为最内在的自己，亦即我称之为的主权体，”访客回答道。

“你真地认为，让山狮在阱坑里挨饿，然后孤独死去，会更好吗？你所做的，改变了山狮在时空中的生命轨迹，这样一来，山狮才能作他自己，更完全地。”

访客耸了耸肩。“你提到的‘改变者’这个词，应该用来命名那些面对一切遭遇都坚定地带上想象力和直觉的人，那些头脑与心脏运作为搭档的人。这种定义之外的一切，都只是词语、标签、盒子、度量尺，都只是在满足我们大脑的那团肉色物质。在上面这个定义下，我被称为改变者是合适的，不过，如果你今后涉及到我时，再用到这个词，我会随时随地地驳斥这个名号。”访客点着头以示强调。“你明白了吗？”

西塔拉转过身去，迈步走开。“我们该去找你的朋友了，以免他们担心。”

访客立即赶上西塔拉，肩并着肩，往前走。

西塔拉瞥了访客一眼。“我注意到，这么久了，你一直握着那只锁骨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访客把锁骨递向西塔拉，“它是一个礼物。”

西塔拉迟疑着并未接手。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记忆。”

“要是我不想记住呢？”

“那就将它埋进沙子里。”访客突然停住脚步，递过母狮的锁骨等待西塔拉接下。

“这个礼物是留给你的”西塔拉将双手背在身后。

访客摇了摇头。“不，山狮让我把它给你。这是他给你的礼物。”

西塔拉摇起了头，直直地盯着地面。然后，缓缓地，她抬起头来望向夜空，同时深深地吸入一口气，缓缓地吐出，任气息细细地穿过唇间，然后微笑着接过了锁骨。“我会 2 件事都做。”

“2 件事？”

“我会保留它一段时间，以作为一段记忆，然后，当记忆不再出没，我会将它归还进沙漠的沙子里。”

2 个朋友再次抬步往前走去。

“我很喜欢你。”西塔拉突然表露道。“我希望你能尽可能久地留在这里。我会亲自确保你过的舒适并得到照顾。”

访客又突然停住脚步，抓住西塔拉的肩头，“你听到了吗？”西塔拉连忙收住脚步。

访客望向山狮离去的方向，沉默了大约五秒钟后，继续说道。“我告诉山狮，抵达那里时再最后吼叫一次。”访客眨巴着眼睛说道。

沙漠的某个黑暗深处，镶满宝石的夜空之下，一声巨大的狮吼传入了她们的耳朵，如同银河系另一端，一颗巨星的柔和的光。

